紅樓圓夢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八回　懷舊德設法平反　趁新年分題酬唱

下一回▶

卻說郡主退坐入內，王夫人迎著道：「處治得極好！不然，這班沒良心奴才還了得！」邢夫人道：「再不想這老豬狗也這麼樣壞！」郡主道：「辦得粗糙，太太們不要怪。」正說著，平兒進來跪下就謝，郡主連忙拉起道：「二嫂子受委曲了！」

平兒哭道：「我自幼來府裡，到如今十多年，從不敢錯一點子。此番如不是郡主救我，死了還落個臭名聲兒！太太們也該知道了。我也沒臉在這裡混充主子，稟過二位太太，另給二爺明媒正娶一位奶奶。我今日就到櫳翠庵拜四姑娘為師去！」邢夫人道：「事已明白，還說什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怪呢，怪不得你。你委屈太受狠了，但事已如此，只好看巧兒面上罷！」平兒執定要去，巧姐道：「我若沒姨媽，早給人搶去做小了。況這事由我而起，姨媽必要出家，我撞死在這裡便了。」說罷，向牆上要撞，慌得眾人一齊扯住。王夫人看著邢夫人道：「這事都是璉小子鬧的，今日倒裝沒事人，快叫他來，我問他！」丫頭們連忙去請。

那知賈政因昨日納悶沒有上朝，便同賈璉進來，道：「璉兒媳婦，你的做人我很知道。昨日這事，我早說是假想，設法替你剖白，難得郡主審明，很好的了。你的冤枉，那個不知？若再鬧，倒沒味了。我叫璉兒賠你個不是。」賈璉聽罷，忙過來作揖，道：「奶奶，算我不是，糊塗了，不要氣了！」平兒哭道：「我在二爺房裡這幾年，雖承二

爺抬舉，我從不敢放肆。昨日到得老媽、丫頭都審賊呢！這樣審，幸這案破得快，不然和晴妹妹一樣，這條命早活活逼死了。況我為了姐兒，與芸哥兒的仇結得海樣深呢，難道還給他東西，也太沒經綸了？」賈璉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樣想？只是見證太硬，也沒法了。」賈政知話有因，便道：「不必多言！你兩口子好好回去，算沒此事就是了。」

平兒道：「老爺吩咐怎敢不依？但有話也要回明：就是這個帳房，前日我們奶奶辦著，後來奶奶沒了，府裡的事也少了，我還辦得過去；而今寶二爺也做了官了，老少兩位大人了；郡主又下嫁來了，局面比前番盛時還寬綽了許多。東拉西扯卻也難辦，還受這班小人們的妒忌，求老爺另委人罷！」賈政道：「這也是正經。且交給誰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只有郡主掌得住。他的才情比鳳姐還大，又正當，但褻瀆他些！」郡主道：「這事原沒有叫璉嫂子偏勞的理。但交給甥女時，前番回太太要留鶯兒的話，卻難遲緩，並要求太太將玉釧也賞了寶玉，使他們一人一月輪著。甥女只好提著些罷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既如此，就這樣辦！」便對賈璉道：「你仍要在外照應些呢！」賈璉道：「姪兒怎敢躲懶？」叔姪二人，一面說著就出去了。

這裡王夫人對邢夫人道：「大太太就在我這裡吃飯罷！你們各便。」於是黛玉、平兒一干到園中去了。過了兩日，先擇吉與玉釧成親，自然又要嘗荷葉羹了。次及鶯兒打了個結實五色的絡子。次及佳蕙，更同年的夫妻蕙了。一樣擺酒慶賀，不必細說。

吉期過完，平兒又來交帳房，郡主因思年事緊急，遂道：「這裡先送五千銀子去，年前為日無多，索性費嫂子的心，新年再交罷！」平兒只得應允。因問起大太太光景，平兒道：「他很可過，但惜錢如命。前日挑人補墜兒的缺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後來差人來說，不要補了，只將月錢折送上去便了。你道如何？」黛玉又問：「東府裡怎麼樣？」平兒道：「也噥著。倒是薛姨媽處很緊，郡主前日送他的銀，又被蟠大爺偷去花賭，就鬧出這個事來。聞得至今邢姑娘等皮襖還沒上身，前兒打發人來和寶姑娘說，寶姑娘沒錢，到我那裡支了一月月錢去。這幾吊錢中什麼用？」郡主道：「我再想方罷！」平兒忽想起來道：「我正忘了，二爺還叫我拿黑山村烏莊頭帳來送郡主瞧。」

郡主接來瞧時，只見上面寫的獐鹿、龍豬、青羊、胭脂米、碧白糯等，都還與舊相仿。便道：「這帳還得二爺去算呢？」

又看孝敬哥兒玩意兒，也還是黑兔、錦雞之類，便笑道：「蘭哥兒、巧姐兒都大了，寶姐姐的桂哥兒又早，『桂摧為薪』了，要他怎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倒少不得。郡主，這

裡明年要玩意兒的人多，只怕還不夠呢？」平兒去了。

黛玉因命素書、青琴跟著到寶釵處。只聽得裡面道：「這個人其實妥當，但此刻郡主斷不依的！」是王夫人聲氣。郡主遂不進去，到李紈那裡，恰好探春也在，商量起詩社。郡主道：「蘆雪亭一敘，又好幾年。今日北風又緊，明日大約有雪，我們仍借景消寒，題詩敘舊。」李、探都說好。遂一面叫人去收拾蘆雪亭，一面去請寶琴、岫煙、湘雲等。

正要擬題，恰好寶玉朝回，找不著郡主，找到這裡，聞有此事，不禁大喜。拿起一本書來道：「這是浙江一大名公送的，簽題著《新年雜事詩》。每一題一篇小序，一首五律，真個文言道俗情，又雅又趣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何不也做幾首？」郡主看了一遍，道：「不必，我看他詩好的多，即如《代圖》句云：『五傳君子澤，一慶畫當春。』何等莊重！《陞官圖》云：『捷徑三邊裡，官情一紙中。』何等感慨！《牀公》云：『公為渴睡漢，母真春夢婆。』何等調侃！至《箋注》裡『隔年飯拋在瓦，上令雷聲遠去，燃釜改名善富。』何等典雅！我們那裡做得上？倒不如另擬幾個，算補遺罷了。」於是共擬了八個，都是南方討錢的所為。李紈道：「蘆雪亭真弄了一群花子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讓我也做幾句！」大家散去。

次早起身，六位姑娘都來請安。郡主命紫鵑、芳官到園中照料爐火一切；又命五兒去告訴他母親收拾酒肴；又命鶯兒拿一包皮襖去與岫煙；然後帶了玉釧、四兒到上房來告知此事。

王夫人道：「我不會做詩，老天拔地在那裡做什麼？我去姨媽處說閒話，你們有好菜送些來就是了。」正說間，岫煙和寶釵、鶯兒從園子門裡來了。王夫人就命丫頭抬巴山虎，從園中到姨媽家去，大家送到門首方向。

至亭上，只見湘支早立著等呢。寶玉忙說題目原委，要拿出掛起。李紈道：「各分一首，不必多做，像前番這樣搶命倒沒味了。」不一時，只見寶玉的《跳獅子》道：一片綠氈氈，獅兒假飾工。

舞偕人影亂，蒙比虎皮雄。

那解衝蠻陣？惟當狎裡童。

深閨爭笑看，同調此河東。

大家說：「該打！怎麼糟蹋起我們來？」隨看李紈的《看管》道：

依樣畫葫蘆，紅箋歲又除。

伊誰題看管，我輩喜安居。

鎮宅三章約，當楹兩字書。

叩門倘陶令，惆悵意何如？

黛玉的《跳灶王》道：

司命本東廚，無端滿路隅。

上天讒赤口，走地索青蚨。

喋喋殊無謂，鬍鬍頗有須。

卿謀真得計，媚灶近來俱。

湘雲道：「也有些傷人。」隨看探春的《春官》道：

拜命同宗伯，春風一度過。

居然抗丞尉，聊爾導笙歌。

白菜傳遺制，烏紗付剎那。

卑田歸去後，宦況問如何？

〈(春官補服，用黃牙菜。)〉

大家笑道：「門學是兼宗伯的。」又看岫煙的《貼新春大發財》道：

市賈爭三倍，群然慶阜財。

我生比郊島，無計得春回。

忽枉紅箋贈，依然白版開。

慚卿多雅望，幾歲一回來。

寶釵道：「嫁到我們這窮人家來，只好那麼說。」因念他的《趕茶娘》道：

冉冉誰家女？佳名錫趕茶。

短襦身恰稱，清磬手頻撾。

漫鬥釵頭茗，爭施髻側花。

只愁香汗濕，依舊污紅紗。

黛玉道：「收句是胖子的話。」又看寶琴的《唱好》道：

元寶進門來，〈(凡唱好者，必以此語先之。)〉頑童兩兩偕。

惡聲虛巷問，吉語俗情諧。

我意殊不爾，卿言亦復佳。

錢神今日貴，活計且安排。

湘雲的《搖錢樹》道：

掛出珍三品，移枝喜萬年。

賈碑奇共詫，葛井幻俱傳。

未識金銀氣，徒深粥飯緣。

不如舞彩子，錢樹別生憐。

〈(北宋有妓，名錢樹子。)〉

大家匯寫了，李紈道：「到底大了幾歲，沒有出丑。」遂同到暖香塢，傳杯弄盞，直到更餘。方欲散席，忽報太太來了，大家迎著請安，各自散了。

王夫人留住郡主，告訴蔣琪官尚在鎖押，要得好幾兩銀子，封印邊才援例責放。現在一無張羅，因襲人本寶玉的人，情願仍送進來，只求救他一命，再四托姨媽來說，「你道怎樣？」

黛玉正色道：「蔣琪現在，襲人係有夫婦女，倘然留下，這強佔的名聲，比尤二姐還大。若說前曾伺候一番，賞他幾兩銀子張羅官司，倒使得。且寶玉也不要他的了。」王夫人也不便多說，遂各回去。

次早黛玉即命送五十兩銀子過去，請太太轉發。那蔣琪得了這宗，就告上買下，到封印邊提出來，把那兩條風花雪月的白腿照例打了四十板，就釋放回家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